

欽定明史

卷一百八之百十五

卷之三

宋明文

卷之三

明史卷二百八

列傳第九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 芹

汪應軫

蕭鳴鳳高公韶

齊之鸞

袁宗儒

許相卿

顧濟子章志

章 僑

余 珊汪珊

韋商臣

黎 貢王汝梅

彭汝寶

鄭自璧

戚 賢

劉 繪子黃裳

錢 薇

洪 垣方璫

周思兼

顏 鯨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召爲南京御史憲夏旣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贍子芹抗疏曰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旣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旨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竇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傷編修王思切諫坐逮戍芹曰彼非諫官尙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則曰馳騁田獵使人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

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帝不省尋出爲徽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西慮賊劫其親屬取道出徽乃改知杭州已復還徽州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爲海道時倭人爭貢誤傷居民罷歸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枲袍糲食終其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逐典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諱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留中繼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教習竣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爲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驛驛道路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卽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慕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遂寢世宗踐阼召爲戶科給事中山東礦盜起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

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  
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南遷調南京戶科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  
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卽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爲江  
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爲巡按所劾詔所司逮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  
爲之請乃免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蕭鳴鳳字子離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遊舉鄉試第一正德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寧下獄抗  
章救之同官內江高公韶劾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卽以坤任之花當本  
我屬衛日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奏訐公韶中旨責公韶陰結外蕃交通間諜令首實鳴  
鳳上疏曰公韶効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錯諫官口中旨責鳴鳳黨庇而謫公韶富民  
典史鳴鳳又劾江彬恃寵恣肆蔓將難圖士論壯之尋巡視山海諸關武宗將出塞捕虎鳴鳳疏諫因具  
陳官司掊尅軍民疾苦狀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  
遷河南副使仍督學政考察拾遺被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爲湖廣兵備副使明年復改督廣東學政鳴鳳  
三督學政廉無私然性剛狠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璋璋懸志投劾去由是物論大譁八年考察兩京言官

交章論坐降調已與璋相詆訐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鳴鳳遂不出公韶正德中爲御史嘗劾總兵官郭助罪朵顏花當入寇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鑪中官王欣巡撫王倬鑪坐解職世宗立起謫籍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終戶部右侍郎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十一年冬帝將置肆於京城西偏之鸞上言近聞有花酒鋪之設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收其恩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乎應州奏捷帝降敕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剿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偕諸給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勘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駁天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也未幾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岱皆不聽帝將巡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疏諫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復杜門求決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治理已而御史李潤等復爭之卒不省之鸞再遷兵科

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鸞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姪皆高爵美官而其儕復爲陳乞將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濫如此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帝將南巡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等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爲之鸞等罪會諸曹郎黃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然鞏等下獄杖謹之鸞輩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鸞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賊已滅羣小忌王守仁譖毀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泰廣搜逆黨株引無辜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初冒徐姓至是始復焉世宗踐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鞏更壞言者久遇於權奸欲吐忠鯉憤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讎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爲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又効許泰及兵部尙書王憲一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官被中傷謫崇德丞屢遷盩厔僉事饑民採蓬子爲食之鸞爲取一封一進於帝一以貽閣臣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切帝付之所司時方大修邊牆之鸞董役巡撫胡東皋稱其能舉以自代厯河南山東副使召爲順天府丞

未行盜發留鎮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官

袁宗儒字醇夫雄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將回鑾既而復止宗儒率同  
官力諫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復引災異力請罷皇店遣邊兵既又諫帝巡邊語極危  
切皆不報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爭大禮廷杖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吏部尙書桂萼議宗儒改調  
遂解職歸未幾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振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起左副都御史扈蹕承天還京卒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鋭張忠有罪論死帝復寬之給  
事中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寬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爲孝皇陛下奈何自處以正德帝議加興  
獻帝皇號相卿復爭之嘉靖二年詔廢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  
千戶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廝養反過之忠貞大臣裔曾不若近倅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  
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毋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尋復言天下政權出  
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  
竄殛愴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  
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

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譖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同官趙漢等亦皆以文爲言帝卒不聽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事奪俸復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譽詞甚切爲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謝病歸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相卿遂廢夏言故與同僚相善既秉政招之謝弗應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武帝自南都還臥病豹房惟江彬等侍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噲憂者願陛下慎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勤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朝自安不報再踰月而帝崩世宗卽位之月濟上疏曰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

倅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請託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為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鋭等註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寬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既又劾司禮蕭敬黨庇鋭等而三法司會訊依違無大臣節不聽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濟言不可尋請侍養歸越數年卒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減進奉馬快船額南都人祀之

章爵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禮科給事中官蕭敬芮景賢等又言三代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下痛爲禁革御史梁世驃亦言之帝爲下詔申禁尋又請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賜清問密勿大臣勤召對又簡儒臣十數人更番直便殿以備咨訪上納其言而不能用奸人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爵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添設織造內臣貪橫殊甚行戶至廢產鬻子以償惟急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條列營務効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解任尋請斥張璁霍韜等不聽孝陵司香谷大用乞還京治疾爵言大用初連逆瑾後引鑑彬樹八

黨之凶釀十六年之禍至先帝不得正其終若不早遏絕恐乘間伺隙羣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章  
下所司吳廷舉請召家居大臣議禮僑劾其陰附邪說孟秋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爵言奉命臨時  
倉皇就位誠敬何存帝怒奪其俸三月歷禮科左給事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者十七人珊以爲  
濫疏論之語侵內閣不納乾清宮災疏陳弊政極指義子西僧之謬巡鹽長蘆發中官奸利事爲所誣械  
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賊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四年二  
月應詔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  
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  
紛拏泄胥以爲在朝廷而在朝廷以爲在宮省而在宮省遂至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  
其心爲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  
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誤佞  
成風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  
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戌卒近益驕恣暴殺許巡撫而姑息

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幸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成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sub>正德四年</sub>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

朵顏躡躅於

<sub>遼海</sub>羌戎跳梁於

西川北狄跋躡躅於沙漠寇

<sub>勢方</sub>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

<sub>正德四年</sub>反覆

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

<sub>多事日甚</sub>

<sub>反覆</sub>

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

<sub>自之</sub>實助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

<sub>多事日甚</sub>

此外番之強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鄆之亂賴陛下起而

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斂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爲商賈江淮母子相食竟豫

盜賊橫行川陝湖廣疲於供餉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蒙禍家國幾

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

<sub>反覆</sub>

至鑿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冒路空間有

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擠而違之俾不通致陛下耳囬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

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閱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

<sub>反覆</sub>

耳或勸諸頗不割說而折人以旨卽廳度而處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發頭九泉含泣此

冒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愈邪投隙而起節  
大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稜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  
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  
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  
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爲主順之無  
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寔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  
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  
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  
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  
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  
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  
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瑞者並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  
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寧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

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爲剴切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珊律已清嚴居官有威惠外艱歸士民祠之名宦後副使胡東皇謁祠獨顧珊嘆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蒞廣東終四川按察使先是御史汪珊者於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略言陛下初卽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溼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章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驤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寶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贍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倅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旨詶詶拒人帝頗納其說未幾出爲河南副使厯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巡撫貴州時討都勦苗有功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佛中使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

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爲所屬計奏下獄則少卿樂  
護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爲皆所當宥況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  
震山崩泉湧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  
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禳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僉事  
計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伊王虐殺其妃商臣論如律嘗治里居給事中杜桐殺人罪桐構之吏部尙書  
汪鋐甫遷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歸言官薛宗鎧戚賢戴銑輩交章救不納家居數十年卒

黎貢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刷卷福建効鎮守內官尙春侵官帑狀悉追還  
之世宗入繼貢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  
如故貢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內臣曲說營私希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而自挾以獻者  
謂之額外罔虐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玉田伯蔣輪請於  
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榮奉祀貢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於外戚神不歆非類獻帝必將吐  
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  
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

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出按江西父喪歸久之起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改稱先師並損籩豆佾舞之數編修徐階以諫諭御製改正祀典說頒示廷臣而孚敬復爲祀典或問以希合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疏爭之帝震怒曰貫等謂朕已尊皇考爲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於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論事每挾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褫貫爲民久之卒於家方貫等上疏時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某制當革明日進一說謂某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矣況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爲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厯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言比來章奏多逢迎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費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疏入忤旨及夏言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尋出爲浙江參政卒官

彭汝寶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盜起殺傷官軍操

江伍文定不卽議劓城伯孫鉞擁兵不出俱宜切責帝並從之呂柟鄒守益下獄汝實抗章救又因災異上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羣小盛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人物變於中而修省之詔無過具文廷陛之間忠邪未辨以逢迎爲合禮以守正爲沽直長鯨巨鱸決網自如腴田甲第橫賜無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學而經筵進講略無問難黃閣票擬依常批答稟燕閒於女寵委腹心於貂璫二廖諸張尙然緩死李隆蘇晉竟得無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大學士費宏以子坐事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溫仁和以慶王台法事聽勘汝實言宣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之義因薦石瑞羅欽順顧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瑭許誥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邦奇之訐楊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爲惶駭之語終雜鄙諛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淆惑至謂費宏石瑞夜入楊一清門今不聞召問一清一清又久不爲白何也陛下卽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怒罷去今其長子業以狂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羣小蓄忿蔓連不已并其次子及婿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此國法也願追究主使人與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貽譏外蕃不聽汝實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爲璁萼等所惡以親老再疏請改近地教職而舉貢士高任說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璁萼指言汝實倡言鼓眾撓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啟充朋黨